

# 用幽默化解婚姻危机



□小汪

大刚性格开朗、为人正直，而且人缘很好。用妻子凌芳的话说：大刚是个好丈夫，会疼人、脾气又好，但有一点不好，就是太邋遢。

有一次，因为母亲生病，凌芳回娘家住了几天。从娘家回来的凌芳本想好好休息一下，可刚进家门的她发现，屋内乱七八糟，到处都是灰尘。原来，这两天大刚也赶上厂里有事，天天加班，根本没顾上收拾。看着凌乱不堪的房间，凌芳的气不打一处来：“你也太懒了！平时不干活也就算了，我这么多天不在家，你就不能动动手，搞搞卫生？”凌芳一边收拾脏衣服，一边接着唠叨：“在这种屋里待着你也不难受，活像是猪窝，我看你待在猪窝里还挺舒服！”大刚有心解释几句，但转念一想：凌芳正在气头上，越解释她肯定越生气，不如换个法子。于是，大刚嘿嘿一笑：“就算你说得对，猪也是要吃饭的。今天晚上猪吃什么？”一句话把凌芳逗乐了，她顿时气消了一半，回了大刚一句：“猪想吃啥就做啥！”

就这样，一场“危机”烟消云散了。家中的事往往是可大可小的。如果大刚一本正经地去和凌芳辩论，事情还不知道会演变成什么结果；如果两个人争执的时候再把猴年马月的事抖出来，这“战争”是肯定要升级的。而大刚的一句幽默，不但在危急关头化险为夷，甚至还提升了小夫妻之间的情趣。

幽默，是夫妻之间化解纠葛的好办法，因为夫妻之间的大部分矛盾都不是原则性矛盾，很多时候不过是看法不同，或者是兴趣不同，或者是习惯不同。既然没有原则上的分歧，当然也就可以有多种解决之道。



各持己见，常常会使得夫妻矛盾激化；而善用幽默，则会让争执的心放松，有更大的空间来交流，不失为一种很好的调和剂。

生活中有没有幽默感，其实反映了一个人的生活态度。如果一个人的生活态度是积极的、乐观的、向上的，就会从快乐的角度接收信息；反之，就会丧失幽默感，甚至把对方的玩笑话给曲解了。

能不能用机智幽默来处理周围的事物，实际上也是一种能力。而这种能力反映的是一个人的修养和内涵。平日养成这样一种待人接物的习惯，不但会让自己快乐，有时还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。有这样一爱情故事：有一位先生去打保龄球，相邻球道有一位小姐，提着10磅的球就跑去扔。谁想她的纤纤小手根本拿不住，球没有向前飞，而是重重地砸到了这位先生的左脚上，

顿时，血出来了，有一个脚指甲也掉了。女孩子吓得直哭，一个劲儿地道歉。这位先生吃力地笑了笑，居然口出幽默：“小姐，你再练习练习，一定能次次打中，球瓶那么大还不好打？”故事的结尾是，他们成了一对恩爱夫妻。那位先生说过这么一句话：“我要是生气骂人，脚还是一样痛；但现在，我丢了一个脚指甲盖儿，却换回一个好媳妇，赚了！”

可以想象，这对夫妻的婚姻之路一定是充满阳光、充满快乐的。要知道，婚姻的状态是由心态决定的。

幽默感是需要培养的，夫妻双方也是需要沟通的。在沟通中夫妻之间会形成一种习惯，而习惯又会成为一种自然。当两个人都学会用幽默去化解家庭中的纷争时，家里的氛围就会越来越温暖。

## 借书

我们寝室有个小子，刚开学曾经说过，当年他考研，各种复习资料都是管同学借的，结果他同学都没考上，就他考上了。现在他没有六级真题和单词书，也没有听力的MP4，开始管我借了，我有点惶恐了……

## 双十一

下班回家，我忐忑地问老婆：“双十一，你买了多少？”

老婆：“五六百吧。”

我说：“有进步！”

她：“五六百个订单吧！”

## 窍门

“喝醉酒，你老婆会让你进屋吗？”“当然不会，我经常睡沙发！”“哈哈，我老婆也反对我喝酒，不过我还是能进屋的。”“你怎么办到的？”“我告诉你窍门吧？”“有什么窍门？”“就是撬门啊！”

## 无言以对

和男友闲侃，我问他：“我以后上下班你是不是会天天风雨无阻地接送我呀？”这二货竟然来了句：“你能保证你天天风雨无阻地上班吗？”我无言以对……

## 因为那个洞是他的家！

儿子很粗心，做作业时，相同的错误总是一犯再犯。妈妈想教育一下儿子，就编了一个小故事：“有一个人在路上走。第一天，他掉进了一个洞里；第二天，他又掉进了同一个洞里；第三天，他再一次掉了下去。你说，这是为什么？”儿子想了想，一拍脑门：“我知道了，因为那个洞是他的家！”

(广日)

## ·小说连载

### 曾少年

(13)

■文/九夜茴

#### 北京城里渐渐多了许多新奇

那年开春，天气暖和了，我们就更加厮磨在吴大小姐的院子里。

院子东西两边各种了一棵西府海棠，本来是远近闻名的香艳，却好些年不开花了。也怪，自打我们常过去玩，近暮春的时候，它竟然也抽了花骨朵。吴大小姐笑说，海棠花是解语花，不稀罕她这个活死人，是我们带去了些许新鲜气儿，才又愿意活过来。

我们的确有新鲜，尤其秦川，秦叔叔只要从广东回来，他就往这边拿小玩意儿。

流行呼啦圈时，秦川又拿来了各种直径的呼啦圈，我们一人一个在院子里转。吴大小姐看着我把我呼啦圈分别套在脖子上转，胳膊上转，还能从脚踝一路转到腰上，惊得目瞪口呆，这可是她唱戏时做不出的身段。那年儿童节，我就凭着此项绝技，战胜了康乐棋获得冠军的秦川，猜谜语优胜的小船哥，投飞镖大获全胜的秦茜，拿到最多的奖券，换了好几块香味橡皮。

流行三维立体画的时候，秦川又卷来了好几张花花绿绿的纸，用木头夹子夹在院子里晒衣服的铁丝上。吴大小姐和我们几个坐成一排，看秦川像猴子一样在画前抓耳挠腮，然后突然跳起来大喊：“看到了！这张是鹰！”“这张是恐龙！”“这个是苹果！”

开始秦茜说他胡说八道，慢慢她也能看出来了，就跟着他一道嘻嘻哈哈地数。小船哥一早就能看出来，后来就连吴大小姐的老花眼都能看出东西了，可就是我怎么也看不出来，瞪得眼泪鼻涕一起流下来，那画上也还是各种点线片，根本没有任何东西“浮现”。

“把画放在眼前20厘米的位置上。”小船哥温柔地教我，可是，我看不见。

“哎呀，乔乔，你就盯着我指的这地

儿，看见没！这儿是翅膀，这儿是尾巴！”秦茜心急火燎地比画，可是，我看不见。

“笨死你了！对眼会不会，对上就看见了！”秦川一边骂一边替我着急，可是我看不见。

“等老了，眼睛花了就看见啦。”吴大小姐笑眯眯地结话。

我不知道有没有谁和我一样，时至今日仍然看不出什么三维立体画，好在它只流行了一阵没有让我沮丧太久。

大概就是从那段日子开始，北京城里渐渐多了许多新奇，而这些新奇又都待不长，一个赶一个的，热闹一会儿就散了。出了吴大小姐的院子，似乎才真正是北京城，好玩的东西多了，我们就爱往外跑去。虽然秋天里仍然能在这捡到老根，可以玩拔根时赢一圈小朋友，吴大小姐也还会用她家里的旧铜钱和塑料绳给我们做毽子，我的毽子里放的是乾隆通宝，总能胜过秦川那个嘉庆的，但是我们还是慢慢跑出了这个院子。

那时抬起头看天空就觉得外面好大，恨不得长了翅膀跟排成一字的雁一起飞走，直到长大了才明白，真正难的不是走出去，走很远，而是再也走不回。

可吴大小姐并不往外走，她说这些个新奇都不长久，流行到最后就是流俗，什么都抵不过年头的。我问她年头是什么，她笑而不答，后来我才懂，她在那小院子里，一回首一投足，那满身风霜，尽是年头的。

吴大小姐每个月都计算月度，秦川给她拿来了卡西欧的计算器，还有一种薄薄的不用电池的太阳能计算器，她笑眯眯地看秦川教她摆弄，却一次都没用过。她使惯了自己白色珠串的小算盘，噱里啪啦拨上一会儿，就把日日夜夜都算完了。

下期关注：除“四害”，每个同学都在打苍蝇

## ·纪实连载

### 老洋人张庆

(23)

■文/潘运明

#### 特遣小队洛阳绑票

尽管盛夏刚到，但天气仍是热浪滚滚，无边无际的林林裸长得葱葱郁郁，随着热风摇摆。入夜，远山近谷一片苍茫，山风吹来，树叶、草丛摇曳出阵阵清香。从西南方通往洛阳的一条背山小路上，幽灵般行进着一支小队，只能听到“嚓嚓”的脚步声，看不清队员们的面目，但那背上的长枪，腰里的短枪及裹腿里藏着的短刀，似乎说明这是个执行特殊使命的小队。

不错，刘二豁子、赵黑娃率领的这支特遣小分队，正是奉老洋人张庆之令奔赴洛阳，要去干一宗大买卖的。几天前，当地杆头白天中、黄建升和李晚成给他们联系，让其组织一支特遣队赶赴洛阳，给傲气凌人、不可一世的吴秀才来一记掏心拳。张庆并没有立即同意，甚至犹豫不决，大杆远在豫陕边境，派几个特遣队员偷偷摸摸到洛阳绑票，并非蹉将杆子作为，简直就是给吴佩孚挠痒痒，根本起不到任何作用。直到白天中、黄建升等完成踩点一再要求下，张庆才决定一试，但在行动时还是遭到参谋长丁保成的阻挠。

“大驾杆，洛阳是吴佩孚驻节重地，苦心经营多年，难道会放松戒备，让我们钻了空子吗？况且，在老虎口里绑票，稍有不慎定会引火烧身。”

“丁老弟，我这也是经过深思熟虑的。你知道，像咱们蹉将杆子本就是一帮不知天高地厚的家伙，明知山有虎，偏向虎山行。当年在抚汉军中，我第一次随队出战就是跟着姜心安、王振清等几十位弟兄，智取独树镇，获得了一批装备精良的枪炮，现在虽然不是当年的情况，但我认为咱们就是在太岁爷头上动土，在老虎嘴上拔毛，洛阳不是京畿之地吗？不是戒备森严吗？我就要一头撞向南墙上，向权势挑战，向吴大帅挑衅。”

“我咋觉得这样做有些不妥，难道就不能想出更好的办法？”

张庆哈哈大笑道：“丁参谋一百个放心，这样的行动，我早在抚汉军中就参加过多次，没有不成功的。我想，咱们在这里张张扬扬地闹腾，那吴佩孚正调兵遣将，围追堵截，做梦都不会想到，我们敢到洛阳城他的老巢，闯入龙潭虎穴绑

票，这也不过是造势，让姓吴的也知道知道咱们蹉将不是好惹的。”

白天中、黄建升趁机建议，派特遣队要攻其无备，出其不意，绑架河南省立第八中学师生，不仅影响面大，而且容易成功。

“大哥，这所学校处于城乡接合部，直系官兵在短时间里不容易赶到，如果发生意外，四周是开阔地，树林多，一人高的秋庄稼又好隐蔽，弟兄们容易撤出。同时，学生们多是富家子弟，有钱有势，绑了师生们的票子，富绅定然着急，一来找吴佩孚要人，二来还会拿钱赎票……”

当晚，特遣队在刘二豁子、赵黑娃的率领下，乘夜色开赴洛阳城关宋代开国皇帝赵匡胤出生地——火烧街，那里坐落着河南省立第八中学，即河南省府中学。夜幕中，队员们依次翻墙进入校内，先把门口传达老头绑起来，让其不要声张。接着队员们分别到校长室、学监及学生宿舍，刀枪并举，大叫道：“快起床！快起床……”

正在寝室里熟睡的中学生们突被吆喝声惊醒，揉揉迷蒙的眼睛细看，屋里院外已经涌进不少一手持火把，一手持枪的凶神恶煞。屋里弥漫着刺鼻的煤油味，火把映出的影子像魔鬼般在墙壁上缩小扩大，张牙舞爪，晃来晃去，急促的恶语吆喝声在校园里回荡，师生们在惊恐中摸索着穿衣起床。

流动的火把在校园里摇曳着，整个院子混乱一阵后，师生们被特遣队拦聚到一起。

“你是哪个村哩？叫啥？……站那边！”

深夜熟睡后的冷惊，蹉将杆众的凶言恶语，使从未见过世面的中学生们瑟瑟发抖，栗栗怵惧，语不成句。特遣队好一阵折腾，持枪威逼着校长赵民乐、学监张润之及粗略挑选出的四十一名富家孩子，用绳索系着各人的手臂，押解着走出学校大门。一枪没放，一人没伤，仅用一袋烟工夫，特遣队就达到目的，从容离去。

一波未平，一波又起。当吴佩孚手忙脚乱地处理省立第八中学师生绑架案时，自治军精心策划的一次更大的行动正紧锣密鼓地进行，参与其中的各类人物粉墨登场。

下期关注：吴佩孚的一场虚惊